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八百

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三未

賁 賁卦三

六二賁其須

程子傳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
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朱子本義二
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家
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王弼注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
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
須也 須如字字從彡水邊者非此毗志反下同上附時掌反循似邊反
陸德明音義見前上例註孔穎達正義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當
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為興起故象云
與上與也都繁易變體義六二賁其須此賁之大畜也而又解云爾者蓋
六以柔附剛自下附上而飾之以中正之德若須比上體以生而九三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七十四

而相得則猶上體之於須焉須之為物雖柔而下垂然陽氣外發而上進
猶六二以柔順從上而有中正之德也首至陽之體若元首之尊而須之
所比以生猶九三之剛正而與六二近而相得也大畜之美君以剛而止
健臣以健而受畜不特止之而已又有養賢之禮焉須比上體以生而能
發生以滋養之之象也故六二言賁其須而變為大畜然因柔順比上飾
以中正而在上之剛正者兼收並蓄與之同升故為賁之大畜而與其本
體異矣王弼注音訓其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邊作非昆氏曰按須
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媯媯妻也趙復齋說六二賁其須與三皆无應相
須成賁原節齋訓解在頤曰須頤者附上之物二與上為剛柔往來之爻
故附上為賁而取須為象或曰須者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上四又有頤象
故以須為義馮椅輯註致飾於其上之象占在象中須令積趙汝楫問
須待也 以卦言則二本下賁乎剛者也以爻言則身處乎下无可賁者
未免少須以待九三是始不能賁人亦无所受賁者也陳深請易編二離
體文明而中止為賁之主在頤曰須附上之物上四又有頤象三即頤下
頤也二猶須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也二陰柔三陽剛俱无應故二附三而
動剛柔相賁賁其須也陳普輯自三至上頤象二須象也處下守位動止

隨上而已不在己蓋守分量能安靜而不自用者也下易象義須時安
之稱天文須女是也六二在下无應安之象當首之時受責于上為貴其
須以愛象言之二變互兌為妾須女之象卦自泰來二本互兌兌亦
妾也得六自上而來遂成離是妾之受責于上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責
哉故釋象曰與上興也然二既成離守中居下雖受上責而不過為綠衣
黃裳之飾則能不失其分而文在其中矣先儒多因責其趾而謂責其須
為順下之須以三至五有順之象非不可通但於歸妹不合且以須責順
非責其須故不取或問順下之須與趾為類何以不取曰責于丘園亦與
趾類乎此又取自上而來責下之美吳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為貴
之大畜責其須象也三四五上有順六二在順下須之象須之美者生
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傲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如須之有非有
待於外物而責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
頤也六二卦之主也以一柔來文下卦之二剛初九自責而不受六二之
責矣六二既自責又附麗於九三而為九三之責也吳澄纂言外其須
責二責其須。責三四五上有順之象六二在順下須之象也俞琰集說
六二責其須。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責。責以柔來文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剛故。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必從陽。中陽則不能自進。六二既
并。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曰。自責。其須。六二蓋得文明以止之義
象明一性。暴註。程子曰。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明炳文通。又
自三至上有順象。二在順下。有須象。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故二自附三
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上三剛。正得而附。矣。童真。師會通。朱子曰。毛
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髥。三至上有順體。二在順下。須之象。二三剛
柔相資。責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成則須。滋血衰則成耗。林
氏栗曰。須所以責其順也。齊復。誨本說。須待也。二柔在內。有待而責者。柔
象。本義。陰麗於陽。而成章者也。六二自坤之上。六來居離之中。圍為文明
之主者。然其責。飾也。必附三而動。故曰。責其須。須附順而生者也。責上四
爻外。實中虛。有順之象。故三取象於須也。或曰。須。需也。六
二文明中正之賢。能責飾其行。以需六五來吊之。聘也。

象曰責其

須與上興也

程子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
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責之。善惡在

其質也。卜子夏傳。六二責其須。止與上興也。得其三而為文。若須之用。頤
也。柔而位卑。依剛以為文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順之象也。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二在順下頊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張氏曰頊其頊起意在上也蘇氏曰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貴其頊頊者附上而與之興也揚龜山曰頊雖巽也陰居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居陽而已其為貴也不能為有不繼為无有頊之象也頊附順而生與上俱興者也陳子濟說頊需也中而與上故與張氏巖傳文本於質質良文委施聖人著此象復世猶有顯沛未流者夫頊譬文采威儀足以藻飾治具而才德俱弱不能自立以有為于天下者九三雖乾剛德且變三有顯體二待以興曰貴其頊先王用人先道德後文藝謂其待人而興不能卓然自立于當世也二自坤來文乾之剛且位居離中有附麗象而其巖正曰與上興惟柔中是以得所麗而興非剛德其質不足以自為耳吁不有剛健為實之君子其何以行于世而致文勝之弊耶郭雍解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頊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巖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五結頊之清淺猶以頊為上附之物當安定以為頊待然後貴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无有濟而與智之事也然其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四

三

頊也乃所以為貴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頊九三剛為之物則可與於君美乎先諸易詳說頊附於頊頊一身之中為最顯此貴飾之出於自然者二比於三同體者貴頊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麗則相待而成蓋文質之相頊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貴其頊與上興也朱漢上傳二言貴飾之道毛在頊曰頊在口曰說在頊曰聲三有顯體二柔在頊下頊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貴其頊也夫文不虛生學之須生於順血盛則榮滋血衰則耗非增益為之飾與上興也與相與也二三相資而成震起也柔道上行有與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黻黼文章雖殊列錄玄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實而明之實既不同其文亦異不豐不殺惟其頊也棘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不知文待質而後興也昔陸易幹言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頊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巖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言凶初无失得故也易說頊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揚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揚龜山曰頊郭雍解李所義海樞要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頊頊待也三與已從俱得其貴故曰貴其頊也

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責其須與上興也
 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珍吾道
 而况既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任者也遠自坤之上六志然而未
 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象中
 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歸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責其須與未也亦待
 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議而上
 未違君子借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先對君子恥其求而不
 能應雖然寧社房社母借實垣房社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違舉吾道
 而委諸溝渠也知易之責未如責之須也林東華解六二坎也以陰
 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九三之離故曰責其須與血之歸也
 坎為血故有須象六二與九三相資者也上附於三有須附順之象也須
 也者所以資其順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恃无九三之質則六二之文
 无所施矣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无六二之文則九三之質亦奚為矣故
 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責其須與上興也
 須附於順隨上而興六二九三之象矣。孫慈湖傳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七十四

四

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順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順之象六二陰而附
 于下有須之象六二離能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首其有不度德不
 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履絀之凶矣六二雖无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
 李謙齋詳解須待也二為離之主文明之至者也二有文明之德而自居
 於陰柔之地合章不處有所待而後發上之人有以教之而後為之興起
 夫豈肯浮疎暴虐以苟求於人哉但夷居北海之湄以待天下之清問文
 王作興而遂有孟歸乎來之嘆此與上興之義也蔡節齋訓解象曰責其
 須與上興也上謂上久也或謂上四爻也詩經註責其須六二象占與上
 興也上去聲謂九三興起也如須傳順而動為椅賴傳六二責其須文
 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嬌膝委也然又義難通或引歸妹以須為專須之義
 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責於爻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委
 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違就歸妹以為之說也贊曰與上興也王輔嗣曰
 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而此為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傳上者也程
 可久曰乘初為逆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无應近傳於九三可以相資
 自三至上有順象林黃中曰上傳於三須傳順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責其
 順也揚中立曰離巖也陰巖乎陽者也二雖為文明之至然以陰巖陽而

已有須傳順之象焉李氏曰陰之屬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然必
上傳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須者柔而上傳於順以為飾文有專之美者
以其有待而後興也 古人用字往往聲同則義通此說兼專待為義然
則引歸妹以須為難者可以解其惑矣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象以
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
也得上而後興 陰麗乎陽二寔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貴三
者也須傳於順而所貴在須須所以貴順順非能貴須也夫依一陰麗二
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貴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中而從二舍初而貴三

右明象占
田奇學易踐徑 貴六二 貴之大畜

六二貴其須上與上興也或者因王輔嗣以須為鬚皆從其說不知貴其
須即歸妹以須之須也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解織女三星天女也陸

震曰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為賤妾可知貴其須是貴飾其賤妾者也
歸妹六五又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蓋君尚德婦尚
飾貴其須以容飾為尚者也故序小星之詩者曰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
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鄭氏箋云謂諸妾肅肅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
所以次序進御者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此又以六居二居坎之下乃陰之
得位而在下者也變為乾元乾君也兌說也說於君者也是以夫子釋其
象曰與上興也夫夙謂之興夜謂之寐御於君而不當夕則興而不寐矣
所以六二變坎之夜為兌之夕故曰貴其須與上興者以此卦變大畜貴
飾其須君之所畜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貴
者也 五峰胡氏曰六二文明貴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貴之耳
政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東萊呂氏
曰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順頌文主於本元本之文則
不足貴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卷以曰見前張橫渠說陽龜
上性說未漢上傳鄭汝諧其傳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貴
然陰柔而處其貴則非義矣故二當貴其須須與上興謂貴三也柔之文
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取義其不貴初而貴三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貴

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責也趙以夫易通初為趾二反曰須何也蓋
五乃輔頰之位以柔居之須之象也二用而剛往合乎五責其須也動而
得應與上與也象言小利有攸往此又也壯于頄解而拇皆以應又取義
易後總義下卦離體離之言巽者正在六二蓋二以一柔退處二陽之中
有待於上而後行故言責其須易之言須者皆須待之義蓋九三之陽剛
在上有相責相需之象故曰與上與也與上與則剛柔相濟不輕於所履
庸可忍也卦場瀝四尚易通潘氏曰須需也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
飾其德以須特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愚得之師曰二又責之大畜六
二為文明之主自上而來巽於二陽之中已有蓄止蓄積之象所蓄大則
所有者愈大矣然我待賢者也上與則我與之興上與有不家食吉之義
愚曰二為文明責之主也五方責丘園之未阜有意於下聘二之責須
求也待也惟有席珍待聘而已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必
待成湯三聘而後幡然而起者二自坤上六來為一代文明之佐是欲與
上與起文明之治故曰責其須與上與也按諸儒須有二義初九為趾以
人身推之則須為順之順隨者但三四五皆无近取諸身之象不若須需
之義為優蓋須有君臣相須之意與者君臣上下之相與也所引履後陽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八百七十四

六

以曰見前陽為里傳趙汝樸解開象曰責其須與上與也剛柔交責者又
之情也剛必上責柔必下責者卦之義也二雖須三而三終不下責亦姑
與上同與而已交不以正故不言責而言與徐樞直說六二責其須上與
上與也須待也上无應切迫於三不肯屑就但以道義責飾其身待時而
動也象言與上與者猶待文王而興也始分遠史証類指龜責飾之特獨
不能也六二中正而應九三而无應迫而志同相得也二附於三飾上也
故曰責其須也方之古人如嵇康結任安志同位異千里相思時一往為
古之撰賢也張應珪解須也卦有願象六二處順之下為須六二所責
者九三猶之所附者頤下故云與上與也與動也九三互震為動蘇起翁
讀易記六二主文明之大臣而六五非應由是責其須為須待也時飾善
身以待時時至則與上作與時之未至則寧須以待之卦變乾與上與也
二三四互坎坎險不可行須也卦變大畜畜止也亦須也或謂須宜小利
有攸往之義不知往豈速往須待而與上皆與往則利矣陳深讀易解象
曰責其須與上與也二柔无應附其上三剛而與則剛柔相文也丁易來
象義六二受責於上以卦變言六自上而來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責哉
故曰與上與也鄭琦圖說六二責其須上與上與也天文所履日月眼目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此文所屬百穀草木人文所屬看徒須髮夫人之須髮亦猶地之草木也
 六二貞王柔文順下坎為髮附于順下頤也故曰貞其須貞之上九乃天
 文也分剛上而文柔也故上九止之我亦止之上九與之我亦與之人文
 隨天剛柔相與故象曰貞其須與上興也吳澄纂言象曰貞其須與上興
 也程子曰須隨順而動者繫於所附與上同興也命侯尊說上謂九三在
 其上也九三質也文待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
 興起也李簡學易記六二貞其須止與上興也六二以文明中正為一卦
 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貞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為
 矣須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貞歟與上興者謂與
 三相貞而起也朱安定曰重侯李恕易訓二貞之主故言貞道凡貞
 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如人須然動止像頤不係於須蓋須不自起隨
 上而起也保八原旨六二陰柔處於離中文明之君子下卦之主也 貞
 其須須即此需待也脩飾貞道待時而行也二雖當位而元應故以文明
 脩其道待上求而進之共成治貞之功也 象曰貞其須與上興也君子
 體而用之隱居待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胡震衍義六二貞其須
 止與上興也須隨順而動者也六二當貞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四

七

三以陽剛得正皆元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貞須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
 以貞飾其從人之道也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頤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
 貞吉者二之從三非邪言邪說而又其徇物之過也非今色足恭而文其
 說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援則從之不然子
 教之從適以為樂正子之辱獨子之主雖得衛卿祿以自污爾象曰與上
 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貞有離明之質則
 其與上興者有所貞六二君子其得貞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
 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
 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相與夫何咎焉不曰吉
 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奮上也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
 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後清子果註象曰貞其須與上興也 潘氏曰須
 需也二居文明之中而上无應後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
 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 進齊曰須附頤而生者也貞上四又外實
 中虛有頤之象六二柔順无應而上比九三故依附九三之陽以為之主
 乃貞飾其頤下之須者也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亦猶須之附頤而
 動者也故曰與上興也 愚謂六二自坤上六而來居離之中為貞之主

能佐興文明之治者也。須者待也。與者許也。二與五本无應義，亦必須待。六五柔順之君，下求六二文明之臣，加以柔事之聘，然後許其君，以作興。貴治之功，此六二以待聘而為光貴也。所以于夏日龜山曰：見前。于夏
傳陸龜山說 趙廷解六二貴其須止與上興也。二中正文明之感，所以
 貴者皆自然，而然譽須生於順，自主之節不做為也。傳曰：美須長，太剛
 賢須為身飾之美，歟。二之文飾出於自然，必待五位之君舉而興之，則貴
 道得行象云：興上興是須不自興，隨順而興也。陳應潤又變易，艱男子與
 婦人異者，唯須與，耳。六二爻大畜下卦為乾，乾為首，須文來之貴于首
 年之壯矣。二居臣位，有大畜之才，必有威嚴勇敢以畜君，如唐刺史張巡
 之怒，須髮輒張，忠勇之氣見於須髮，諸葛亮稱關羽之才曰：孟起、顏良之
 徒皆不及，髯之絕類，離群也。蓋羽之須髯美而勇，故亮以髯稱之。唐中宗
 時，宦官用事，雍州刺史盧從一見无須者，必曲加承接，呼時至于此。天下
 可羞，士君子文來之見于須者，年之壯矣。時之可以任矣。與上興者，待上
 之聘召而與人君聘賢，蓋亦求其大丈夫者。孟起、顏良、布、彭、越
 解蒙精，植大義，先儒曰：柔依剛而成文也。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
 順頤，文生於本也。无本之文則不足貴。蒙謂動止唯係於所附，此貴之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四

八

所以不能變其實也。聖人以二為貴主，故主言貴道，郭萬解六二貴其須。
 須有待而後可行也。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與上興者，反須之義也。上
 句與之興之以興何須之有，貴清之極，要貴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
 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貴其須與上興也。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
 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所自一至上。
以下二條見前 郭萬解得得得得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程子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貴，貴之感者也。故云：貴如如
 辭助也。貴飾之感，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感，則有潤澤，詩云：鹿濯
 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貴，故成以常永貞，正貴者飾也。
 上下交貴為貴之感也。朱子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
 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王樹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
 比，俱履其止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節，又得其潤，故曰：貴如濡
 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濡如，史反。象曰：永貞之吉，
 終莫之陵也。重言永貞吉，三本卦益陸德明音義見前。王樹注：孔顯達
 正義：貴如濡如者，貴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

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貞如濡如其美如此長保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陳子濟說用六之吉終不遇險難也故曰濡如民
也故曰翰如用六也故終无尤而各皆有終者亦以用六故也都察易變
體義此貞之明也而又解云爾者順之象曰順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
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蓋順義訓養而養貴乎正自養正則有
以成已矣所養正則有以成物矣貴之九三以陽居陽自飾正也六二柔
正柔比而我以剛正成之所飾正也人之德性本固自正唯誠其意則自
飾正而无以害吾之性矣唯貴以善則飾人以正而有以全彼之性矣故
貴飾以正而有養正之義於是變體為順而物我兩全近而相得非他爻
之所能預也然用致飾以正而有自養所養皆正之義故為貴之順而與
順之本體異美趨復齋說永貞捨四取二也兩柔交貞文之遇潤捨其一
為剛上柔下故永貞吉祭師辭訓解九三貴如濡如濡沾濕也陷二柔之
中故貴而濡 永貞吉有坎象坎惟心是故永貞吉為倚賴註九三貴如
濡如致飾潤澤之象如語解濡聲儒 永貞吉占趙汝楨輯問九三貴如
濡如永貞吉詩六書如濡鮮澤之貌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繼九
三重剛又居離明之極以此施貴宜乎光澤之盛如此然三與上位應而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四

九

德敵兩剛不胥貴故舍上而貴四貞不以正疑於為邪故聖人以永貞戒
之欲其長守正道乃始得吉不然變正復邪寧不招上九之怒隨之初九
不隨六二故必正而復吉九卦三不貴上故亦以正為戒他爻皆然姑浴
適更証類指龜六二居離之中附上以文故曰貞其須九三居坎之中附
其下故曰濡如濯澤也相比和合人莫之陵此又復如任安反格原中正
樂道雖復被鍾會誣害志不變蓋賢者无應也陳深讀易編濡沾濕也九
三剛陷二柔之中故貴而濡言文明不潤也三居互坎之中故曰濡如貴
飾之盛為二陰所濡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美非二陰所能移象昔
解九三貴如濡如處衆陰中若有濡染 永貞吉能久其所居之正則所
守固而陰邪終莫之陵了易象象義處二陰之中故濡如又位得正故永
貞吉與二同體上九既非正應終不能陵之也 以象言之九三本體為
離離為文故貴如互坎之中坎為水故濡如文而光澤者也 此又剛正
而能自飾者也吳澄纂言九三居第三畫為貞之順 貴如濡如象也
九三者互坎之中畫坎水有濡象猶詩言六書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
也處文明之極一剛在二柔之間錯雜成文故貴如又六二之柔飾之於
下貴之最盛者也故濡如 永貞吉占也傳二之飾而不溺於二故長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水正主其事則吉也。俞樾集說九三。貞如濡如。永貞吉。濡。潤也。九三處六二六三之間。相與潤也。而成文。故曰。貞如濡如。然文道則質。質貴則文。辨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此亦文明以止之意也。胡炳文通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自也。能水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陷之濡。美齊復謙本說。三。貞于五者。三為遠。故不貞。而反濡。濡沈沒也。永貞者。守在己。樂資於義。九三處文明之極。而上下之陰。皆附麗焉。故曰。貞如言。貞之威也。三在二陰之中。有坎之象。故曰。濡如。言貞之威。而潤澤也。如三之所處。固正矣。然陽在陰中。則易於溺。溺則失其正。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象。改又成。以長水其貞。則吉也。

程子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悔也。故戒能水正。則吉也。其貞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卜子夏傳。九三貞如。止終莫之陵也。剛以得位。兩柔輔之。貞然而有文。濡如而沃。其潤雖阻。但應復位相保。可以長守其正。則物不能陵。而獲其吉。李鼎祚集解。虞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貞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復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張橫渠說。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十

蘇軾傳。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貞。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自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无以相資也。自九三言之。責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然而以水貞於二。為吉也。楊龜山經說。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美。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資之故。曰。貞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貞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貞。乃言永貞。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則孰能陵之。張紫巖傳。九三以陽居二陰間。有互坎體。坎水也。濡也。上下二陰柔也。小人也。其責也。懼或濡之。厥止不永。則浸浸焉。將相率為不善。陵執大焉。君子之於貞。不使一日忘於心。用貞守道。小人不敢以非義相說。說濡其遠矣。三處離上。而復吉于貞。永貞功也。三有剛德。用能永貞。位不中。故先有濡如。憂難難解。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貞於自然者。故曰。貞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貞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美。得貴之道。夫能永保而固守。何言如之終。孰得而陵之。我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致終莫之陵也。李元續易詳說。貞飾之貴。常失之華。侈而无其實。若有德以潤其身。而飾以繁然之文。如王之臨于石球之端。于川其間。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澤光來有不可掩者故曰貴如濡如也水貞吉者九三以陽剛而居陽位
 處離分之極貴之成者有飾之成則流而為膏滋故或以水貞則吉也水
 貞者長守正道不為群陰之所誘則小人終莫敢凌之也來漢上傳六二
 以柔貞剛貴如也九三坎體以剛貴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耀濡如也
 剛柔相資文飾之成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近相得故相資相濡
 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亦柔巽乎中正改吉三貴將變動而失正則上
 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永正誰能陵之今夫晉商
 之時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木健羣薄過于朝而不敏者知禮法之
 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來其間者有繞心焉安能自免於陵轍乎故終莫
 之陵者永貞之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動永貞之象乎衡義海撮要三接上
 體始相資飾故曰貴如濡變也上下交相資飾則能變其體而成文造物
 相飾不固則散永貞則吉也 二三非應而相親惟不犯非禮能守正道
 則物莫之陵也 貴如自飾濡如六二飾之用上柔下各得其正柔之正
 者又巽而柔為二待上而與不足以稱吉介 所引玉剛註上下是傳未
 漢上傳見於解則中窺餘 六二貞其頤上終莫之陵也 侯果曰自三以
 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頤之象也頤以貴頤亦待頤而後動此序卦所謂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四

十一

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貴者也何則二與三皆元正應獨以近比而相飾
 有潤澤之理故九三日貴如濡如雖然此出於正則為潤澤之美故二得
 與之倍與苟近比相飾不出於正則貽誤和悅將有濕沫之嫌濡如之云
 蓋有深戒六二一爻所以不言凶言悔尤而於九三見之也與初爻不言
 吉凶而初六四見之同意或問六二九三謂之正乎曰兩爻皆居得其位
 聖人猶恐其或渝也則為之文曰永貞吉惟永貞則莫之陵集傳謂三以
 坎水潤澤於二故曰濡如楊萬里傳 貴德威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
 克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極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
 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
 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沃若又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
 夫立君臣父子之承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叢
 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
 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無遠室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
 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貴飾之文如濡之者
 夫何為哉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上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
 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積去則魯衰林東華解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

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九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故曰貞如濡如九三與六二相資者也而承於六四為四所濡四坎也坎為水故有濡如之象今有禮帛於此既有其質又有其文或者濡之而不為染汚者希矣夫子其言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故曰永貞吉三既受資於二唯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為吉矣凡貞之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初應於四三附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受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故子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履德陵也目上陵下指六四也楊慈湖傳有卦雖以剛柔相濟為資而柔以得剛為美剛以此柔為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此有而居非所善也而三居二陰之間乃有小人之濡汙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所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間而不失其體若為小人之所濡而實不濡也貞如濡如此君子與小人相應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者以其有濡如之迹也而孔子

正

之凌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吉當如是也九三與上九皆陽无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二陰相濡之象趙復齋說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二巽乎三四則乘之取二捨四則有傾无陵李謙齋詳解九三貞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貞如濡如者潤色之至為者也聖人以文治天下制度脩身而紀綱具舉君臣上下之分寓於禮文之表歷千萬世而不可紊故天下永守其貞而莫敢為犯陵之習韓宣子通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當是之時周室之衰亦已久矣而猶足以憑藉維持而永其天命故齊晉雖強而亦知有尊王之義而不敢萌犯上之心所謂終莫之陵者於周見之泰節齊訓解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侮也能永貞則二柔終不能濡侮為倚賴註永貞之吉九三占終莫之陵也凌相如也謂四據上凌下能永貞則四雖欲陵已終莫之能也為倚賴傳九三貞如濡如水貞吉贊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劉長民曰三據上體上下交相資而成文李去非曰互體為坎有離明之文有坎水之潤日月雨露滋潤明照无非文也為當可曰剛遇之陽二陰夾輔之其資飾之道顯矣以陰陽相資而言則九三待二四而貞然一陽居二陰之中然於濡潤非三能永久貞固自守以義則是已矣林黃

中曰上元其應以陽剛介於二陰之間本又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兼四成坎水為四所濡本又既受賁於二唯當承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為吉夫賁之為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四應於初三傳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乘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 問乎二陰故有賁如之象互體有坎水故有濡如之象然已處下體四處上體本不相屬也唯其雜性矣上故上屬於四而成坎水之濡能承自固自守下體與二自足相比成文不涉於四則得之美此作易者教人處此之方也 石明象占 張舜文曰文成賁則辨未勝本則表苟无剛實之德而受飾焉其能久乎楊廷秀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應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祖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美既著矣又何如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無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承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凌上上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魯衰石明又義 田疇學易蹊徑

賁九三 賁之頤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四

十三

一 雜下 三居雜下文明之極賁如之象 雜為
上 艮上 乾卦互坎之水潤為濡如之象 互變
一 震下 聖坤承貞吉之象 三為下卦之終乃
上 艮上 是互震之動又下卦雖復為動然上下

互卦皆變為坤靜終莫之陵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三為內之侯位變剛為柔故不事武勇而事文飾賁如濡如是文相接而粉澤潤色流傳而不躬者之春秋書諸侯外相見朝曰如是凡如字若一向文兼失之濡弱則文獻曰之國勢日削九三體剛用柔故能守文不失而人莫敢陵之蓋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承貞吉勸之語曰為命禘謀羊剝之世叔討論之行入于羽修飾之象里子在潤色之壯官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使廷勞于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于月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送客事必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觀論語左氏稱子產之事正此文之賁也夫曰為命曰脩飾曰潤色曰解今日禮豈非賁如濡如乎曰數世之福豈非承貞之吉乎曰无大國之討豈非終莫之陵乎卦變為頤賁飾其頤善辭令者也觀了翁集義藍田

呂氏曰貴如濡如貴之成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于潤澤可謂成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感則嫌明微等感以辨守是不變至于悠久物莫之陵也 五峰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貴之成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青澤下於斯民貴如濡如也文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權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言如陳靈之殺洩治趙道之殺季牧表紹之殺田豐是也終為人所陵辱矣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貴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九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陽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所以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貴如濡如也 見前橫渠先生語龜山楊氏曰永貞吉何也蓋以貴二陽二陰則可受二陰之貴三處二陰之間二陰交貴之故濡如濡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古

潤澤也然受二陰之貴惟久於止則吉若則為二陰之所陵乘春陰之貴貴易以陵乘乎陽故吉之趨以大易通三用而柔應上之剛剛柔相錯貴如也以柔爻剛濡如也居失其位是為順之貞山水貞者以剛自守雖與上為敵而三當其位上終不得而陵之所以吉也易中言濡皆指陰爻易核總義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陰陽相文謂之貴如然以陽居陽又離體矣上為災必待上下二陰而後濟蓋互坎為水有濡如之象然陽剛不中惟待二陰相濡則其勢易以陵象以為終莫之陵者九三剛之正者也六二六四柔之正者也剛柔相比永守其正故曰永貞之吉楊濂四尚易通潘氏曰陵勝也文終不能勝質也 愚得之師曰三文貴之順首飾於外者然光濡潤澤非膏沐所能加者則必其中之有養也三之順順養也故有貴如濡如之象冠履之人威飾而出顏色枯槁望无品光无所養之貴豈能濡如哉然順養止也養得止則吉三惟永貞此所以吉而終莫之陵也或曰二三四互體坎坎水有濡象 愚曰三居文明之極介乎二陰而文飾之貴之至也濡如言鮮明光澤如雨露之沾濡者所以龜山楊氏曰貴如濡如也 見前楊龜山曰此說楊龜山傳趙汝樞解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會上而貴四上九宜不能平于中三能永守其正則上九終

永樂大典

卷三三七四

不能侵陵於我徐相直既居文明之極貴如也為二四二陰所濡濡如也
 詩曰六書濡如言光潤之至也如語助也須常永正固則吉長言能永正
 固雖其陵之莫之陵不致侮也張應珩解濡之為言潤也也永貞言久其
 正也九三至剛互坎為水水潤下如有文華而復加之潤也也夫文通其
 實人或非之能久居其正則吉且人莫之欺陵也九三下同六二上親六
 四其志不一故有永貞之戒蘇起有請易記九三亦无應與自為貴飾以
 為潤澤故曰貴如濡如離明為貴互坎為濡然三處離之極為貴之極極
 則貴易過於文上九白貴者又得陵我矣必永久貞正其為貴永出於正
 則得其吉而上九之白貴不相侵陵矣非應故也第恐九三以離明之貴
 處不中之位不能持久貞正以為貴故戒之又變震震有侵陵震動之恐
 永貞則非所慮矣陳深讀易編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守水貞雖在二
 柔之間莫之陵侮也下易柔長義九三雖與二同體為二所濡然上非正
 應亦不為上所陵侮也野崎困說九三有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三與上
 九不應下九六二貴主如者往來之謂也如非助辭至于大有六五爻如
 威如離之九四爻如其來如笑如死如棄如晉之六二晉如愬如之類俱
 是大義理不可直作語助夫六二貴主乃柔來而文明當元來如者也故

永樂大典卷三三七四

十五

曰貞如分剛上而文柔當元性如者也九三乃坎中之陽欲以潤澤之濡
 如於上九上九不應下九貴如之主故止濡如於六二也又况既濟之離
 柔有曳輪濡尾之象故曰貴如濡如九三得位以陽比陰利於水貞乃可
 為吉故象曰水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苟謂九三之吉不守水貞之道夫六
 二之柔上九之剛相與為文其志止歸上九之終今九三雖為下卦之終
 亦莫之陵也故曰終莫之陵也陵為陵也吳澄纂言象曰水貞之吉終莫
 之陵也陵謂漸乎近九三與上九同位山之高也若降在六二則與六五
 同位陵之卑也俞樾集說陵為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
 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莫能勝之也李簡學易記九三貴
 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育
 貴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貴如濡如雷氏曰貴如濡如以
 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言夫國家无禮文
 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
 矣故象曰水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李恕易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
 間處相育故其貴飾之盛光彩潤澤如濡濕然永常貞正則吉貴飾之時
 常而且正則人終不能陵侮也保八原首九三居離上剛明之極也貴

如明極而大成。濡如互體見坎易中坎稱濡言以剛文與柔文相間。下卦俱得其正與二四互相光輝有潤澤之美也。永貞吉二與四非已之應貴在久常正固則得吉也。象曰水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迫也君子體而用之處事當以雍容和緩從容而不迫也。胡震衍義九三貴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所謂貴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止也相比而相資也然三與二四非正應故戒以常永貞正則吉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玷瑕則誰敢侮之夫美華之絢爛而本根之不植則其美華不能秀也丹青之錯味素地之不先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之相資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資也易至於陵慢今九三文飾之成至於濡如不徒感儀容即得其宜而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澤之文焉不徒立身行己得其資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不唯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資而潤澤也然有儀文之與然者必有正理之儀則則不過乎正也。象曰終莫之陵也。大抵有華无實人所侮也。有聲无情人之侮也。有濡如之文。又有永貞之道。則誰敢陵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以為文章者是亦性與天道之發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十六

爾執謂文可以滅其質乎。三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正固則移其質。凶之道也。正固則二陰孰能陵之。揚氏曰。貴如自飾也。濡如待物而後飾者也。待人而飾易為人所犯。必得永貞則吉。張清子集註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重溪曰。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貴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資不失正道則吉於貴矣。愚謂九三處文明之極上无正應而下比六二。與之相資故曰貴如陰陽和洽自然潤澤故曰濡如。詩云六轡沃若亦取光潤之義。然三與六二自足相資以潤色之。若更溺於六四則柔勝於剛。文過於質。不可以久。惟永久其貞斯為吉也。陵者以上陵下也。三能以剛貞自守則六四終莫之侵陵也。所引說辭曰。濡如曰。邱奇曰。九前陽為主。倚陽。四前陰為通。明。一往。蔡註。明一往。蔡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趙廷解九三貴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三處二四之間為二柔所貴。濡如潤澤有光輝之貌。然二與四皆非正應。以相比而相資其資不繼不能行矣。或以永久貞固如此則吉。象云終莫之陵。若所貴有替而不繼則為人所陵。慢如永貞得吉是終莫有陵之者矣。陳應澗文變易經九三貴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濡澤也。孟子曰。是何濡

滯也之濡三不當位過時而不仕故曰貞如濡如何以其然邪以上下文義攷之初九貞其趾年之少也六二貞其須年之壯也至于六四貞如蟠如年已老矣是則六三之濡如過於強仕之年而未龍進用濡滯之說明矣然人有文采隱于田野人君苟未徵聘當水守貞正則吉凡三變願幸能順養苟不水貞則有妾道之失能守水貞雖能而陵犯於我也如漢公孫弘年六十始應詔對策朱買臣近五十尚然新以自給是皆濡如之久而信矣解家精極大義家謂處有餘而正不足聖人所深戒也郭昂解水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上乘下之意陵之以失其水貞今也水其貞而得吉上欲陵之其能之乎陵指宜之九也首清之儀要有離之文以自辭故曰貞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體剛履止故水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三貞將變動而失正則上自外陵之所引三與四相貞以下四條見前李樹義海樓要為精詳傳易舉說氏曰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五二三四坎體須守其貞則吉不畏於濡如也所引蔡氏曰明人曰見前明一統纂註明燭文通

六四貞如蟠如

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子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貞者也本當貞如而為三所隔故不復相貞而蟠如蟠白

也。未復貞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復相貞。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雖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象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復親。第始為其間隔耳。朱子本義。蟠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貞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蟠如。而其往來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爾故其象如此。朱子語類。貞六四白翰如。言此文無所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學東。白貞无咎。括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恣拘。各自說一義。則王弼註有慮在初。而闕於三。為已寇。雖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鮮潔其馬。翰如以待。雖履立位。未能果其志也。三為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无尤也。蟠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董音。聚云。馬作足。橫行曰蟠。鄭陸作蟠音。頃荀作波。翰戶旦反。董黃云。馬舉頭高。印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亦作寒。素反。媾古丘反。闕五代反。難乃旦反。下同。陸德明音義。見前。上。爾衣。孔穎達正義。象曰。水貞之吉。上匪寇。婚媾。貞如。蟠如。有蟠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為已難。故已猶豫。或以文飾。故有如也。或守質素。故蟠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潔其馬。其已翰如。徘徊待

之未敢轉進也。匪冠婚媾者若非九三為已。冠吉乃得與初為婚媾也。要義四應初而三冠。故解繫其馬以待。見前王例。注季鼎。非集解六四。貢如。婚如。白馬。翰如。匪冠婚媾。陸績曰。震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業。婚亦。白。乘之。觀也。所引王例曰。見前王例。注都絮。易變體義。此貢之離也。而文。解云。周者。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潔然相接。所謂人文也。而有。天合者。馬。有人合者。馬。莊子曰。報市人之足。則解以故。驚見則以。姬太親。則已矣。然則五者。雖皆人文。而兄弟之親。他人致飾。簡矣。而父子尤爾。其。致飾。皆不足道。而六四之於初九。具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致飾之文。不可。苟也。則其相應也。離之文明。於是為至。蓋離者。萬物相見之時。文以交之。有附麗之義。而必於六四言之者。初與四為正應。而為六二所間。故言白。馬。蓋致飾之未成也。然六二終不能間初。而初九終應乎四。故言翰如。言。其來比之速也。其為文明附麗之義。尤可貴矣。故變離之體為然。因致飾。而復有文明附麗之義。故為貢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矣。且貢具文明以。止之義。而後成卦。初九在內卦之下。會車而弗乘。則非車服以彰之。而文。明之義。為不足以其會車而徒。則具時止時行之義而已。是以獨為良之。體為六四之於初。有婚如之疑矣。有白馬之疑矣。有冠至之疑矣。則良止。

之義為不足。以其受翰如之應。善比已之親。則具文明附麗之義而已。是以獨為離之體。馬。項。女。世。玩。解。貢。如。婚。如。白。貢。貢。如。婚。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貢。者。以。白。文。之。如。斷。獨。為。璞。伏。貌。尚。忠。也。翰。如。姚。小。彭。氏。曰。尚。人。尚。白。或。事。乘。翰。翰。與。婚。皆。白。色。也。祭。節。齊。訓。解。六。四。貢。如。婚。如。婚。如。白。而。不。飾。也。適。近。乎。三。故。貢。而。復。止。也。白。馬。翰。如。白。馬。无。飾。也。翰。飛。也。雖。不。敢。貢。而。求。應。乎。初。至。急。也。匪。冠。婚。媾。冠。三。也。婚。媾。初。也。非。迫。於。冠。則。已。婚。媾。矣。馮。荷。輯。注。六。四。貢。如。婚。如。白。馬。翰。如。未。敢。飾。而。人。求。之。之。象。婚。白。汲。反。或。聲。煩。髮。白。貌。或。作。播。波。皆。非。翰。戶。旦。反。叶。聲。寒。董。黃。曰。馬。舉。頭。高。仰。貌。謂。所。貢。髮。白。而。猶。未。加。飾。有。來。白。馬。翰。飛。而。未。貢。之。者。謂。初。九。也。匪。冠。婚。媾。占。同。七。六。二。冠。謂。迫。於。九。三。婚。媾。初。九。正。應。也。趙。汝。謀。輯。閏。六。四。貢。如。婚。如。白。馬。翰。如。匪。冠。婚。媾。婚。首。也。馬。以。駕。車。初。之。所。舍。也。翰。如。董。過。云。馬。舉。頭。高。仰。為。翰。當。音。寒。疾。飛。之。義。婚。過。陰。陽。齊。水。也。冠。婚。過。猶。云。恐。耦。曰。仇。蓋。指。九。三。四。為。貢。之。最。盛。而。曰。婚。如。曰。白。馬。皆。以。白。為。貴。者。貢。文。也。文。則。易。流。聖。人。成。之。謂。不。必。文。婚。詞。懶。而。後。為。貢。也。初。以。正。應。貢。四。在。四。受。之。可。以。无。嫌。第。三。以。位。比。亦。復。來。貢。有。公。孫。黑。強。委。禽。馬。之。事。三。之。未。似。求。婚。過。由。四。視。之。則。冠。也。四。不。受。三。

永樂大典

卷一三七八七四

之責猶不與為婚遇也姑適也証類指題有應於初飾而待之三當其路不待其志又欲潔其馬而往就之惟三不果進也彼各守正匪危害之終成婚媾方之古人如劉備關羽徐州事夫羽歸曹操後知備欲往不能欲待不可為操所害終必相會象曰終無尤也味深讀易始四與初正應相責者也適近乎三為其所隔故不成責備白也白而不飾也四无所責飾其馬亦白翰飛也求應於初至志也有互震攻取馬之象然非迫於九三之應則與初婚媾美四當責道之爻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陳晉卦六四責如備如備白也切近於三疑若受其文而能潔正自守終无所禁白馬翰如陰順陽為馬備如故為白馬翰如志在從初向之如欲飛也關羽身在曹操而心在劉備顯此 匪寇婚媾非三為寇則與初合美丁易象象義六四責如備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應初初體離身如也備白也无飾之義翰如疾飛貌位正而有正應欲下從初隔於三剛三寇也匪隔於三則可以之婚媾之初美五六四純白之質非九三所能隔也以象爻言之四爻剛互與美為白備如也本體互震震為馬而變白白馬也離為飛翰如也近來九三三互坎為寇此爻當位有應離來剛而无尤也吳澄泰言六四六居第四畫為貴之離。責如備如象也九三居

永樂大典卷一三七八七四

九

文明之極六四有輝光之德二爻當上下剛柔相雜之際故言曰責如責之成卦以六二自外來而文二剛上九自內性而文二柔也九三與六二比近而得其責故滿如六四與上九隔遠而不得其責故備如言白而未受采也 白馬翰如象也六四震馬之中畫坎馬之上畫變為剛則成矣為白翰如言其走之疾如羽翰也六四弗得上九文柔之責故疾走以就正應而求責於初九之陽 匪寇婚媾象也四與初正應然初九孤潔自守近不昵二遠不交四二比爻也不就之者義也四應爻也說之者正也初不昵二而并疑四因六四之下求初九之疑始釋而知六四非寇也乃己之婚媾也象同七六二吳澄泰言外翼白 責四白馬上白責 大過初白茅 白西方之色翼為白免亦為白翼免同體也責二三互坎三四互震馬也六四變為剛成翼白也故曰白馬泰上六下二爻剛九三上上文柔而成責文極反質責復為泰則二三四成兌兌得西方之白上與兌之中畫應故曰白責凡八卦之色乾坎赤坤離黑震艮蒼巽白俞瑛果說六四責如備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爻白為備如白為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輪平聲鄭氏注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責道變文反於質故其象如此四之應在初初責其趾而徒行四乃備其髮而乘白馬其

情不相合如此匪婚如何然而實不可以无文文不可以无質實六爻唯
 六四初九兩爻相應蓋剛柔相配文質相合匪寇也乃婚媾也胡一柱附
 錄此爻无所有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字家 愚謂馬震坎象
 皆取互體指九三言也翰如言九三求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胡炳六
 通二五與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賁而為三所隔
 所謂賁如者瞻如矣瞻白也曰瞻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曰四德
 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止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
 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止亦非與己為寇乃欲與
 己為婚媾爾此與屯六二相似也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
 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
 時不同也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董
 真卿會通王氏大寶曰瞻髮白柔飾於柔陰感陽象瞻如之象 呂氏曰
 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己寇 張子曰六四以柔居陰性為艮止志堅行紮
 終无尤也 雙湖先生曰瞻如四之目飾也白馬翰如 愚是指三言三之
 求非寇乃是求婚媾耳馬取互坎震象亦皆以九三成坎震則馬九三象
 矣瞻翰皆白色凡物之潔者曰乾則白互坎得離故取白象上九白賁亦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二十

蒙此表寇亦坎象不言言凶者四守正以待正應可知矣所引施氏曰見
 用項也世以此非齊履據本說四亦賁于五者四亦柔故不賁而反瞻瞻質
 素也白馬者承以白郭高解寇三也婚媾初也柔賁泰義六四在離明之
 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瞻如夫初舍
 車為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
 既質素則馬亦白也然四本與初為應而三乃逼近故疑其為寇而三賁
 非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四之與三雖非正 象曰六四當位疑
 應然三得正而四亦得正以正而合又何尤乎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傳四與初相連而三介於其間
 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雖

所隔未得視其婚媾然其止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恣
 也終得相賁故无恣尤也朱子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
 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卜子夏傳六四賁如瞻如止終无尤也得
 位有應賁而成文故累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懼三為寇而不敢
 進退當位正應疑何久哉寇夷則合矣王弼註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
 婚媾終无尤也 重言匪寇婚媾四本卦二屯睽各一 終无尤也五本

卦剝寒鼎旅。孔謂遠正義。六四當位疑者。以其當位。待與初。為應。但礙於三。故近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欲往。而致遲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釋匪寇婚媾之義。若待匪有寇罪。乃為婚媾。則終无尤。過若犯寇。難而為婚媾。則終有尤也。李鼎祚果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李次為益。故疑當位。乘三恃禮。雖飾應初。違陽。故曰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直據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張橫渠說。六四貴如蟠。如上終无尤也。以陰居陰。性為良。止。故志堅。行果。終无尤。果。蘇軾傳。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貴。貴初九。而初九全其果。蟠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果者。凡以為四也。四可不以果答之乎。是以果其果。果為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為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是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幸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者之无不貞也。楊龜山說。剛上文柔。而為良。良止也。剛止于上。而四居其下。未復貴也。故貴如蟠。如蟠。白也。雖未復貴。而從上之志已行。表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分柔。則止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覆貴矣。故无尤也。陳了齋說。當位疑也。故曰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要其終也。終无尤。應初也。其義云。何舍而已。美張紫巖傳。四近臣。潔白其德。以自守初。自下從之。猶馬疾馳者。然初四皆未受飾。背之美者。惟四以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五

柔居柔。道守靜。義不苟從。始以來剛。疑初。卒如其剛。已應之賢。以類同。志同。道行。終可以无尤。於貞感。妻。互。坎。居。四。為。蟠。如。為。白。馬。剛。阻。為。寇。且。氣之清者。為賢。賢德以清。潔為本。清。潔。而。復。利。澤。及。天。下。中。庸。曰。清。明。在。躬。兼。志。如。神。貴。之。交。飾。无。惡。夫。德。濁。而。偽。故。初。四。有。蟠。如。白。馬。象。若。上。九。白。貴。德。大。成。矣。良。變。巽。為。蟠。如。初。本。乾。體。乾。為。金。為。馬。白。馬。初。與。四。正。應。為。婚。媾。非。解。貴。雖。剛。柔。相。交。然。陽。道。常。健。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之。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蟠。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周。立。圖。之。貴。皆。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未。翰。如。之。馬。也。馬。之。未。所以。飾。四。之。蟠。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貴。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未。應。匪。寇。也。婚。姻。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李。允。讀。易。詳。說。四。與。初。為。正。應。初。以。陽。剛。在。下。守。節。義。而。輕。富。貴。者。四。欲。往。從。亦。當。以。潔。白。之。操。應。之。故。貴。如。蟠。如。也。蟠。潔。白。也。白。馬。翰。如。者。聘。賢。必。以。車。馬。為。取。其。色。白。者。詩。人。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未。其。人。如。玉。亦。取。潔。白。之。義。翰。如。飛。翔。而。往。也。聘。既。以。其。道。則。蟠。然而。未。美。匪。寇。婚。媾。者。古。之。聘。賢。猶。嫁。娶。之。用。媒。聘。故。以。婚。媾。為。喻。四。之。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二八七四

應初初之從四乃正應也而九三以陽剛開乎其間四入來之故與三為
俱所以疑而不致遠進也非三為難則四與初合久矣夫陰陽之相求
剛柔之相育乃理之常六四下應初九位固當夫入來九三之剛此當位
自所以致疑也初與四既以正道相應小人為間者終莫能害之故終无
尤也朱漢上傳六四初九以正相育也六四之果下育初九育如也初九
之剛上育六四成巽六二為須巽為白瞞如也言初之育四既白相育飾
也六四當位伏巽為不來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間於三次為盜盜據
內外之際四有乘剛之險初四未獲育也雖未獲育而應之志其疾如白
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雖為離之四巽為離翰
如也翰剛又也震為作足之馬震變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離中女男
女合故曰婚媾既白无偽誰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
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亨斷義海撮要初九為應義不來中四慕之愈切
初高其潔白之道欲飛翔而未也性 所引玉仍注九頭上上長于及
傳朱漢上傳五九而鄭剛中竊餘亨鼎詐謂坎為盜初與四相應而三間
乎其中坎盜阻之也故六四雖當位不能无疑夫初不肯來二之來徒行
以求四四知初竊已亦心馳而下赴之寇雖處中其不疾而速固有若白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百七十四

二十二

馬之翰如也必曰白馬者蓋初與中阻於寇未遂婚媾之義所以相育飾
者未相反故馬取其白重過謂馬舉頭高仰為翰此不疾而速之意也集
傳謂震男離女婚媾之象震為作足之馬有伏其馬巽為白陸績謂震為
馬為白楊萬里傳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采六四之來從上九之剛可謂
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來交飾也育如瞞如其質可交
上九之育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交飾志急於從飾
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居間而憂疑然九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
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
疑德其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
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林栗集解六四下
體為坎上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之乾故曰育如瞞
如瞞猶白也坎艮之間其位在且且金之所歸其色白故有瞞如之象六
四與初九相育者也物相雜故曰文采有一色而成文者也今曰育如又
曰瞞如何謂也曰六四體是艮止隔於二爻未過其配雖與初九有育如
之象而瞞如之質猶在也故曰白馬翰如坎艮皆馬也謂之白馬猶瞞如
之義也翰為翼也馬以足而吉翰者謂其從初之志如馬之將翰飛也故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曰匪寇婚媾初適於二二體坎坎為盜故有寇象然二與三相有非為寇者也二三合則四於初為媾矣故子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凡三六四皆當其位故其去就不能无疑然終與初合則可以无尤矣聖人之為貴也所以鈔天下之物不可以苟合也貴之通行而君臣父子夫婦各安其分而保其合爭鬪不與禍亂不作故六二與上同與而三九濡如水貞則終莫之陵也初九舍卑而從而六四與之婚媾則終无尤也不既明甚矣乎楊惠湖傳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則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應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四以三為寇媾白也六四貴如媾如言其潔白不為小人所汙染也如白馬之象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專應乎正一无敵難斷不與九三之寇為媾媾不與九三之寇為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項安世玩辭九三六四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處離之上貴之發揚而明麗者也其文无聲可繼故曰貴如濡如詩所謂六德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貴之陰靜而為實者也其文浮白而无華故曰貴如媾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兩文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四

二十三

相逢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剛正之質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呼之人也文明之與為實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媾如非相為寇實相為婚剛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於四何尤焉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在貴之時以相雜為文兩文體性雖異終歸於文故兩象皆以終為言李謙齋詳解媾如其潔也翰如其速也四有應於初欲往而從之故以媾如之貴而來翰如之焉其從初之志亦堅矣然以其迫近於三而為三所所改初不能无疑焉夫初之所以疑我者豈非謂我為寇讎也哉而不知匪寇也乃婚媾也吾以潔白自守而反招為寇之疑疑釋則可以有合尚何過尤之有馮衍守節於更始亦可謂能繫其志者也及其歸光武也而光武猶以前日之憾疑之夫守道自潔者乃君子之常而懷疑待物者非人君之量光武於此則失之矣而衍何非執蔡節而訓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當乘剛之位故疑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邪不能害正終得遂其志也馮衍詳註六四當位疑也以當位明文義謂疑於所與有初與三之婚寇陰善疑凡言疑皆陰文也匪寇婚媾占終无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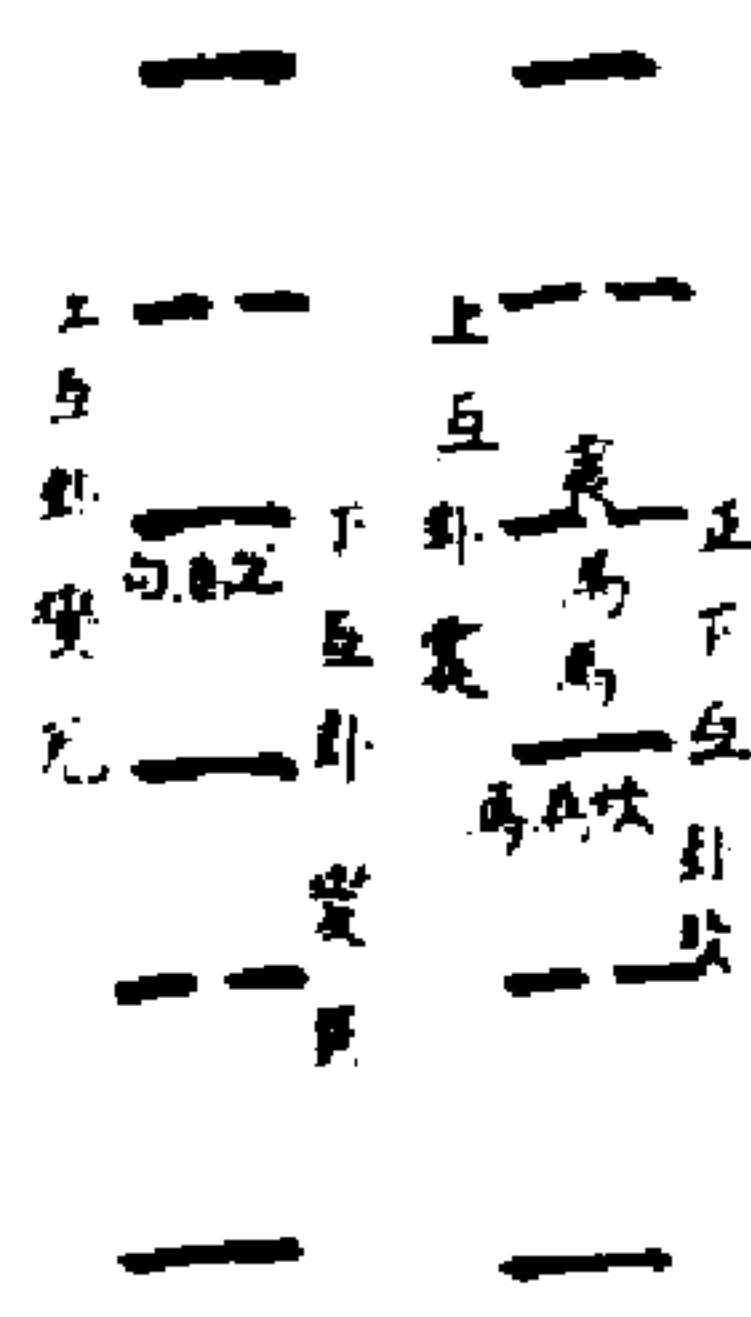
也謂能不從寇而以婚媾則終无怨尤三四兩爻皆言終蓋本不如是處
 得其道然後如是故曰終无尤叶聲怡馮椅輯傳六四貞如蟠如白馬翰
 如匪寇婚媾贊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程正叔曰四與
 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為三所隔故蟠如而未獲者也林黃中曰物相雜
 故曰文未有一色而成文者也本爻艮體而止艮於九三未過其配雖有
 賁如之象而蟠如之質猶在也郭子初曰初以剛後之飾其上而未翰如
 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蟠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文相文
 也陸希聲曰初九義不來車欲飛翔而來也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
 象謂初九不從二而未應已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又故疾王輔嗣
 曰有應在初而闕於三為已寇雖二志相感不獲通乎呂與叔曰九三近
 而不相得故為已寇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賁者也而皆陰馬不
 成文也則下比九三且相賁者也三性雖上趨而本爻性靜止以異體而
 不受賁也唯初九正應也而闕於三之寇故過期而不遂婚媾變已蟠如
 初九以二來文剛不專所賁而舍之如馬之飛來賁於已而其馬尚白則
 亦未受賁之象也九三雖欲寇已已不從之以初為正配婚媾故也右明
 象也馮當可曰四應初理也以隔三故賁初未成自昔先達在上之君

永樂大典卷之萬一千八百七十四

十四

子欲引其類以自顯而為非類所隔不獲在下之用者亦多矣程可久曰
 三與四陰陽相比然近而不相得不受賁者也張子厚曰以柔居陰性為
 民止故志堅行索終无尤也李于思曰六四六陰處當其位與九三重剛
 不中者強弱靜躁之不侔蓋天下有自然之文要各有當然之分而不容
 於苟合也右明爻義

由時學易踐履賁六四 賁之離



離下 四居上卦變離文明之始有如之象
 艮上 蟠素色也充西方其色白蟠如之
 離下 象震為作足之馬坎為美脊之馬
 離上 變充為白馬之象離為飛翰如之

象坎為盜寇之象變巽為順匪寇
 之象六爻唯初與四為有應四坎
 為中男初離為中女離禮也坎法也
 二爻以禮法相賁婚媾之象以六
 居四以陰居陰當位之象巽為進
 退為不果疑之象艮足成終之卦

六四貞如蟠如止終无尤也四為外諸侯位居震之中而變兌動而數統
是亦以文相接而相期者也故亦曰貞如蟠雖是素色說文亦訓老人貌
其未者既年高所乘之馬又且色白而如翰飛之速非是與我為敵者乃
是我之婚媾也初婚曰婚重婚曰媾是有一過再過不一過之意有客之
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追嫁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
之繁以繁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兆夷即此爻之故貴
也蓋微子作誥而去殷成王作微子之命歷文王武王而至於成王之時
其年亦必耄矣故曰貞如蟠如股尚白微子乘白馬而來見於周廟禮弓
曰股人尚白或事乘翰駟氏註翰白色也又引易曰白馬翰如正謂此也
頌言有妻有且追嫁其旅皆貴如之實也鄭氏所謂用股正朔行其禮樂
如天子頌所謂淫威當所謂備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此爻所以言匪寇婚
媾也初婚曰婚是微子歸周之初也重婚曰媾是周殺或庚而且微子也
夫在周之時而行殷家天子之禮樂其未見也又乘或事之翰此象所以
言當位疑也頌之終曰降福兆夷而微子之命亦終之曰往哉惟休此象
所以言終无尤也卦變為離離者麗也貞之離始離而終附麗者也其微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七十四

二十五

子去股歸周之象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乎位質
也。以四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遠比九三近而不相得以為已
是貴如者欲應初也蟠如者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
然潔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矣。東萊呂氏曰六四
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
初四離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履必合凡人之於事
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
飛翰而履可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後神樂說
陽龜山程氏疏朱子上傳鄭汝諧其傳及程氏趙以夫易通四之柔應乎初
之剛貞如也以柔居陰其質本白蟠如也震為大塗於馬為馬足為的翰
肥騁康莊如飛如翰白馬翰如之象四與初應婚媾也乘三之剛寇也若
不為三所間則與初親矣匪寇婚媾也居雖當位下乘乎剛未見可疑待
三之變竟配乎初何尤之有此爻亦以不變言變則為離之突如矣易後
總身蟠白也六四陰居陰位未獲為貞且民體為止故言白四互三五震
體為動在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顯之的翰白馬也正應在初果於
有行是謂白馬翰如九三以互坎阻之故以寇言能无疑乎然九三亦以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陽剛上行與初同德與四相比非為魁而害我乃為婚媾而親我其終此
應相責上承乎六五而終无尤於我責道之善者也陽激四尚易通惡得
之即曰四又責之離離施責者也良受責者也四居艮體以陰居陰不能
往而受責離亦不來責之故當責之世而其首嗜如而所來之馬亦白也
嗜髮白貌白受采而四求責之心故乘馬翰如疾往以就之也始馬不待
離之責其視之加冠離今往就之而良男離女自相配合乃婚媾也蓋四
以陰居陰而在艮所當之位固可疑其不得以受責今之於離則匪冠婚
媾而始之怨尤然可无矣離為飛鳥故有翰如之象或曰四互三五震體
動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顯之的額白馬也 愚曰責主文明三為
責之極矣四與上九无異故嗜白也馬亦白也如上之白責也未受責者
馬為人所來指初九之剛也初四正應隔於九三其相責之心疾如飛鳥
之翰也匪冠婚媾有二義若非九三之冠離間之則可以成初九婚媾之
親又九三非欲為冠離也欲與四為婚媾以奪初九耳其義俱通然諸說
或以四為五所隔不受上九之責或以四自處卑白不欲受於三終不
若初四之為正應所非即于和曰是前即係婚媾趙汝楙輯問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冠婚媾終无尤也當位未有疑者至此不能无疑蓋我雖當位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四

三六

而初九九三皆以陽上責一正一否其情迥異是以初九四能謹嘉耦恣
耦之別非三而不受則始雖有疑終无尤悔徐相且說六四責如嗜如土
終无尤也四應初相責者也為三所隔不獲責故曰嗜如嗜白也馬在下
而動未獲相責又云白馬其從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然匪為三所冠隔
則已與初為婚媾矣象言四雖當位疑三而未敢動也然義且理婚終得
相責无怨尤也張應休解為首者離也受責者艮也故六四責如嗜如上
九白責是皆文飾之美嗜然成車猶繪事後素也六四之志下應初九其
應若白馬翰然勇於前來以當位之柔或疑九三為阻然三非冠我是親
我者也九三既非我冠則其終有應於初九而无尤也蘇起為請易記六
四以白為責其身嗜如而白馬如飛翰之迅與初為應達於就之匪冠婚
媾也六四之飾但以白素何也六四自當其位然有疑心所疑何事疑何
迫於二而不應已也知初舍車而徒不好紛華故以白素之飾而迫也
責飾簡淡終无過尤而况初與已匪冠而乃陰陽之婚媾哉艮少男離中
女婚媾也辭坎坎為盜寇也伏坎匪寇也三四互震為馬四變湯則
二三四互巽巽為白宜其嗜如又以白馬為飾也又變重離責飾文明之
威歟陳深請易編六四當位疑也以六居四當位也雖應位而以重陰乘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四

三之重剛欲與初應而介乎其間故不得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始疑三之寇終與初正應而合故无尤又得以相賁也陳晉辨六四當
 位疑也實當位而疑染於三丁易象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
 終无尤也六四與初各當其位雖有九三之寇可疑終與初為婚媾也
 辨圖說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雜卦言賁无尤也夫太素色之始也
 故上九之剛曰白賁无咎賁之主也初與四應舍車而徒二上賁主賁其
 須也四今應初亦曰賁如皤如羞賁為白賁以為髮故曰賁如皤如坎震
 為馬賁色本白下應離初之剛如鳥之飛翰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之陰下
 應初剛中有坎剛間之雖曰坎寇是匪寇也初四正應婚即媾矣與也匪
 寇婚媾辭同而意異故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
 雖曰坎寇是匪寇也六四當位下來應初雖不為九三之間亦未見有所
 疑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寇匪其寇婚已媾矣九三雖為下卦之終何所尤
 乎故曰終无尤也吳澄纂言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
 四居當其位非有可疑者也其始也初九疑之而不相其終也知其匪寇
 乃婚媾也則无尤之之意而此之為應美俞樾集說郭京曰六四下有皤
 如二字。節錄於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首道變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四

二十七

章之位與初正應四止而初又見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
 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為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為婚媾而疑釋
 故无尤也終无尤此與利藎鼎旅凡五言之皆一意乎周學易記六四賁
 如皤如止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于初故
 曰皤如初九體乾為也義而不汙白馬也舍二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動
 而趨上疾若飛然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
 九之來本以親已疑其為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相賁復何尤哉李恕
 易訓皤曰也未獲賁也四與初應相賁者也本欲賁如而為三所隔乃不
 獲相賁而皤如然從初之志如翰飛然故白馬翰如非為三之寇所隔則
 遂其初之婚媾矣四與初遠而三个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
 所隔而正應必合終无過尤也保八原音六四賁如皤如皤者白也初與
 四剛柔相易為妻異為白或飾或素四應初未獲相賁白之象也 白馬
 翰如震坎為馬爻異為白馬離為雉有飛象翰如也四欲往賁初疑三所
 隔以其相賁之志不合或飾或素蓋進之志如飛終莫能止白馬翰如也
 匪寇婚媾辭進而得與初合三亦與二互相光飾前疑俱釋匪寇離乃
 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君子體而用之六四

當位已下三爻當從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從議以成其變化蓋言不可
 高疑而敢謀也故曰无尤矣明震所義六四貴如嗚如上終无尤也四與
 初為正應相賁者也而為九三所隔不獲相賁而嗚如嗚白也未復賁也
 為在下而動者也初以正應而居正白馬之象也其初四未應之至如馬
 之翰飛而至也使六四匪為九三寇讎之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夫一
 不獨立二則為文應與之相接而邪妄之可問者勢之變也邪妄之既去
 而應與之必合者理之常也賁六四與初為應而相賁者也賁以嗚言為
 以曰言是為三所隔未獲相賁也然道義之交莫如初九三則妄求者也
 應與之正莫如初九三則枉道者也雖四為三所問而其從政從剛之志
 始如馬之翰如也貞妄不兩立有特而妄去則貞者合賢與不肖不兩成
 有特賢者親則不肖者疎矣六四與初既以正道而相賁九三何終能問
 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問之是所謂之位為可疑懼
 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為寇
 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雲曰貞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競故足以無人
 陰道常從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之嗚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
 之須丘周之賁圖虛已持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志飾其趾而來翰如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七十四

二天

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嗚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實而交相
 文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目內進人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
 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未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
 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嗚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
 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急也張清子集註項氏曰三當有道之隆四當有
 道之變也愚謂賁至六四已過中矣由離入艮漸反於賁此文明以止
 之時也四與初剛柔相應故曰賁如四為九三所問不能遠合未受初九
 之賁者也故曰嗚如嗚白也馬在下而動者謂初九翰如飛也馬以白言
 亦未受六四之賁者也此言初九欲求六四之正應飾其趾而來疾如飛
 翰之馬白馬即柯書白馬之白是已翰如即詩云如飛如翰是已寇三也
 婚媾初也匪為九三之寇所隔則四與初為婚媾矣象言當位者以六居
 四也疑者疑三也言六四當位得正不懼於邪故有疑三之心况四本多
 懼以柔而下來九三之剛豈不懷疑乎然初四正應終必相賁亦无怨尤
 也趙瓊解六四賁如嗚如上終无尤也四得賁之正處賁飾之世其質嗚
 然必待正應初九之剛質來與相賁初乃為三所隔塞不獲相應塞必必
 道初乃得如白馬翰飛之疾而來竊匪三為寇隔乃婚媾相親相賁又矣

象云當位疑也初九以六四所當之位比三為貴疑而不來終无尤今則
正應相貴如婚媾相親是終无過尤矣胡炳文通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
寇婚媾終无尤也三欲與四為婚媾可疑者三也守正而不與亦不與三
也重貞抑會通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潘氏曰初四正應
始雖疑慮終必自合後何尤哉陳應潤又爻易論六四貞如蟠如止終无
尤也蟠如須髮之白者翰如馬之行如飛者四居不當之位上不與五應
下不與二接而象曰六四當位疑也何哉士君子有文米之責未過于時
隨而在下至于須髮蟠然之白无意進用忽有白馬之來如飛翰之急初
疑其為寇不擬人君聘召之來禮如婚媾使之居大臣之任至此當位无
疑矣六四變離文明之時人君之求賢之急也如此終无尤者老而得君
以行其志不負平生之所學何怨之有如文王之聘呂望漢武之徵申公
皆當德之高者古者求賢多求老成典刑慮事之深者非若後世限以老
期而專用解家稍疑大義先儒曰三當其道之隆四當其道之變蒙謂
有相貴之道而未獲其貴者由其有間也而吾夫子又言其始之離而終
之合也貞治之操要初九為應義不乘車四慕之愈切初高其潔白之道
欲飛翔而來也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所引四與初正應以下二條見

前明袁好義批讀建正易纂說氏曰四以初應為貴為九三所間白為
指九三陽為白翰如則未我之意然其心初非為寇乃求婚媾緣九三得
正非強暴者所謂終莫之尤九三无正應而求四四又乘剛誠有可疑六
四所處者正故始雖疑而終莫之尤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